



● 吴培民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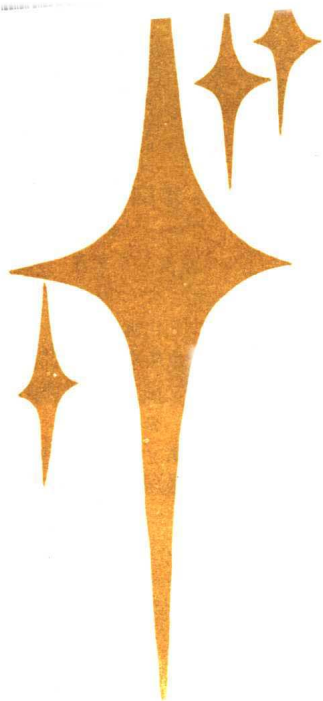
银幕外 的群星

湖南文艺出版社

■ 吴 培 民 著

银 幕 外 的 群 星

●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银幕外的群星

吴培民 著

责任编辑：李恕基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75 插页：2 字数：52,000

印数：1—15,000

ISBN 7—5404—0041—2 / I · 37

统一书号：10456·221 定价：0.96 元

目 录

壮志篇

逆境与顺境	(1)
干部子弟的榜样	(5)
中锋马冠英	(7)
日语和演戏	(10)
她是从“毛遂自荐”开始的	(14)
油漆工自学成编剧	(17)
坚强而自信的旋律	(19)
铁牛的生与“死”	(23)
患病之后	(27)
十年磨一剑	(30)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33)

勤奋篇

郭凯敏背纤	(38)
艺术生命的轨迹	(42)
火花点燃的时候	(44)
杨在葆蹬三轮	(47)

乔榛的“运气”	(51)
机会与功力	(54)
不平静的心	(56)
谢晋雨雪即兴	(59)
程之的业余爱好	(63)
不惑之年的奋发	(65)
“瞎猫”怎样碰“死老鼠”	(69)
刻苦好学的“佐罗”	(72)

和睦篇

严己宽人	(76)
谢晋与孩子	(80)
坦然为人	(82)
王馥荔和姥姥	(86)
体格和心灵	(89)
中国的“高仓健”	(92)
书迷和半导体迷	(95)
牛犇和他的儿子	(97)

绿叶篇

德高望重的老伯乐	(101)
严师出高徒	(105)
“大总统”的小事	(108)
他在配角行列中	(112)
王个簪题名	(116)
谢晋扶植《马背摇篮》	(118)

陈述教四姐.....	(121)
赵焕章的名利观.....	(125)
“小偷”的为人.....	(128)
喜剧家的小事.....	(131)
他象辛勤的园丁.....	(135)
刻苦与严厉.....	(138)
他走得太早了.....	(142)
热心的工会小组长.....	(145)

壮志篇

逆境与顺境



吴贻弓

人的一生，总是伴随着境遇逆顺，逆境不馁，顺境不骄，则是难能可贵的。

吴贻弓，从上海时代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那年才十八岁。当时，他的自选小品《守门员》，引人注目，构思巧妙，表演真实。他把考场作为足球场一角，把主考老师作为观众，自己当守门员。入场时，守门员昂首挺胸，充满必

胜信念，在球门前松弛极了；哨声一响，立即全神贯注，跟随球动，神随球走，摆出一副久经沙场的姿态；球来了，他鱼跃而扑，球远了，又悠闲自得；攻进了对方大门，他欣喜若狂；自己扑救不及球入网底，他懊丧难忍，拾球都抬不起头……一场足球比赛的实况，通过吴贻弓的一张一弛、节奏变化而和盘托出。创作的源泉来自生活，吴贻弓是个球迷，与其他球迷不同的是，他善于观察、记忆、模仿、积累。应该说，吴贻弓很顺利地迈进了电影艺术之门。

本科四年，正逢“反右”高潮，吴贻弓莫名其妙地被“扩大”进去了。初遇逆境，吴贻弓执着地念书，在导演艺术的天地里，驰骋飞翔，他信任党，也相信自己。终于雨过天晴，他以优异学业，成为我国第一届本科导演系毕业的大学生，进入了海燕电影制片厂。

踏进了导演圈子，遇到了很多老师，年年拍戏，在工作中学，他象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在《李双双》、《秦娘美》、《丰收之后》、《北国江南》等影片中，都留下了他的辛勤汗水，深受鲁韧、孙瑜、徐韬、沈浮等老导演的赞赏，都要“抢”他当副手，博览群家，集思广义，吴贻弓渐渐地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见解。六十年代初，吴贻弓如顺水行舟，然而并不是淌水而下，在前进的道路上，处处留下了他那踏实刻苦的脚印和谦逊好学的言行。

谁知好景不长，“文革”骤起，吴贻弓也遭劫难，被赶出电影系统去“战高温”。从“高温”战到“低温”，一战八年。他开始有些心灰意冷，彷徨，不解。在制药厂和工人师傅们在一起，倒也心地坦然，渐渐地他成了对机器熟练的老师傅，还带了几“茬”徒

弟。工作之余，夜阑俱寂，他的思绪却翻腾不已，电影艺术是他立志的天地，十多年的耕耘，半途而离，心不甘，志不忍。逆境中的吴贻弓，以无畏的姿态，勾勒了自强不息的蓝图，身离电影界，心连电影事，利用工余时间，翻阅保存下来的《李双双》拍摄纪录、文学剧本、分镜头剧本、导演阐述等资料，温故而知新，冶炼意志，使不甘心泯灭的“艺术细胞”活跃起来。当时，吴贻弓看见一本杂志上发表了《陈玉娘》电影剧本，就构思起来，从分析剧本到写分镜头剧本，写导演阐述，认真得就象他马上要拍这个戏一样，以此来增强自己的导演能力。

他坚信自己是属于电影的，这个愿望在八年后又实现了。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于无声处》电影的拍摄，又自编自导了短故事片《我们的小花猫》。影片《巴山夜雨》获得成功，赞美、鲜花都投向吴贻弓，可他，始终谦逊不露。他说，成绩应归吴老（吴永刚），他是影片总导演，我做的工作，只是完成和体现吴老的构思和设想而已，在与吴老合作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巴山夜雨》上映之时，报社电台采访甚多，吴贻弓一定坚持要把总导演放在首位，宣传吴永刚。一次电台请吴贻弓去录音，他直等到吴永刚从外地回来，才一起去，并由吴永刚主讲，自己只是在旁边插几句话。他说，总导演不止一次地告诉他：一个好的电影导演，就是要使观众看不出导演，而又必须能够感觉到导演。在谈创作体会时，吴贻弓列举了影片的不足之处，原因则是自己对总导演要求的意旨理解不够所致。

在成绩面前，老师面前，吴贻弓的心怀豁达，宁失之朴，勿失之华。

也许大家还记得《巴山夜雨》里有一场“蒲公英”的戏吧!“我是一棵蒲公英的种子”!歌声经常在人们心中回荡。蒲公英这个细节,新颖、优美、寓意,令人难忘。

原来的文学剧本中,用的不是蒲公英,而是杜鹃。吴贻弓认为杜鹃在其他影片中经常出现,缺少新意,但又用什么代替呢?有一次,他看到四川木刻家古元的作品,有一幅是天真烂漫的小朋友吹蒲公英的木刻画,甚为欣赏。他想,把《巴山夜雨》中的孩子与杜鹃换成孩子吹蒲公英,多么贴切呀!

剧本作者是叶楠,颇有名气,吴贻弓心想,自己的意见,会被采纳吗?有没有“班门弄斧”之嫌?斟酌再三,他向白桦倾诉了自己的想法。白桦当即叫好,并说叶楠一定会高兴的。果然,叶楠与之情投意合,“蒲公英”这个细节上了银幕。从中不难看出,作为《巴山夜雨》导演的吴贻弓对作者是多么尊重!

吴贻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接着导演了《城南旧事》、《流亡大学》等影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即是现在担任了上海电影公司总经理这个要职,他仍然保持谦虚不骄的作风。也许读者很难想象,工作忙碌时,他的早餐只是小摊上的一碗辣酱面,而住房仍然是全家三人十四平方!

干部子弟的榜样

一九六五年冬，福建前线军民严阵以待，密切注视着敌舰对我沿海地区的侵犯骚扰。十二月四日，崇武海战打响了，我海军舰队以迅雷之势，击沉敌舰“永泰号”。另一艘敌舰“永昌号”见势不妙，转舵溃逃。海战的情景，被随舰作战的两位电影工作者用摄影机记录了下来。其中部分镜头，后来编辑在纪录片《东海战歌》里。



宋崇

两位电影工作者，冒着枪林弹雨，以顽强无畏的精神，参加海战，拍摄了实况，被东海舰队司令部评为三等功；他们的事迹，获文化部嘉奖，也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罗瑞卿总长的表扬。

这两位电影工作者之一，就是影片《绞索下的交易》导演宋

崇(另一位是应福康,《苦恼人的笑》、《白莲花》、《大泽龙蛇》等影片的摄影师)。当时,宋崇毕业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导演系才两年。进上影后,他与应福康组成一个青年锻炼小组,深入海军部队当兵。在熟悉生活的过程中,参加了崇武海战,经受了战火的考验。由于事迹动人、表现突出,宋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只有二十五岁。

宋崇为人正直,性格直爽,在艺术创作中,敢于创新,颇有见地。他是**“南派”**和**“北派”**“**衙内**”架子。“文革”前,他是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的接班人。

然而,十年浩劫,给他带来了数不尽的灾难:革命几十年的父母成了打倒对象;在第六人民医院工作的哥哥宋岚,因反对江青,被迫害致死;宋崇本人也幸进“牛棚”,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二年,他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原来的恋爱对象怕受牵连,分道扬镳……这一切,都没有动摇共产党和宋崇的坚定信念,他相信党的事业和祖国的前程绝不是一小撮坏人所能左右的。

平反了,翻案了。宋崇没有停留在牢骚、怨言的个人得失之中,而是全身心地投入电影创作,以艺术形象医治人们的心灵创伤,鼓舞人们打倒“四人帮”。他先后在《年青的一代》、《第二个春天》、《失去记忆的人》、《曙光》等影片中,担任场记、助理导演和副导演,虚心地向老导演求教。他说:“在电影学校我掌握了一些导演知识;在拍摄中,桑弧、佐临、沈浮等老导演,又把多年的丰富经验传授给我,使我有勇气挑起独立导演的重担。”

一九八〇年,宋崇导演了影片《好事多磨》,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最近几年,宋崇的创作蒸蒸日上,处于黄金时期,他又编又导,故事片,电视剧穿插进行,写作、讲课也兼而有之。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缺少创作力量,该厂厂长于蓝邀请宋崇进京,任儿童影厂长。宋崇说,为儿童们多拍些戏,这是电影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只要上级来调令,我一定去。这决心表现了宋崇胸怀开阔和深远,革命事业的需要就是他的一切。

宋崇现在担任上影第二创作室主任,最近召开的上海市第五次党代会上,他作为电影战线三名党代表之一,参加了会议。

宋崇是高干子弟,他爱人曹宁宁也是高干子弟(在上海译制厂搞录音工作),但是他们都以父辈的革命传统,严格要求自己,为电影事业而拼搏。就拿住房来说,“文革”时,宋崇全家被赶出高楼。“文革”后,落实政策,宋崇没回高楼,只是住在高楼底层、面积不太的汽车间里。他结婚后,仍没有搬换。有了孩子,一家三口,显得拥挤不堪,可供夫妇俩搞电影创作的地盘越来越小。然而,住房小,心胸宽,他们在电影天地里,驰骋翱翔着。

中锋马冠英

上影足球队断断续续也有二十年历史了。演员中的球迷也为数不少,如金焰、陶金、岑范、奇梦石、史久峰等都是球员,曾驰骋在绿茵场上。

到了八十年代初,青年演员纷纷参加上影足球队,马冠英担任中锋。



马冠英

有一次，上影足球队去参加一场比赛，可是，马冠英在拍戏。主力中锋缺席的话，这场球准胜不了。于是，球队与该剧组导演、制片主任商量，请求支持。还算通情达理，他们把当天马冠英要拍的镜头，改在第二天拍，然而要求马冠英别太累，千万不能踢伤。

比赛争夺激烈，观看的人越来越多，电影演员踢球，是很难得看到的，除马冠英外，在场

上左冲右抢的还有郭凯敏、卢青等演员。比赛前，场外指导一再叮嘱几位演员，比赛是为了锻炼身体，增进友谊，千万别莽撞。上半场，零比零，有惊无险，双方都较谨慎，也挺客气。可是，下半场，风云突变，双方频频破门，对方以三比二领先。马冠英踢得很活跃，经常在对方门前，造成威胁，一得球，几个人缠上来阻截，弄得马冠英有点火气了。当他带球直冲对方门前禁区时，对方守门员全力扑救，球仍然进了网，三平。可是马冠英倒地不起，显然受伤了。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偏偏是他脸部受伤，肿

起来了，顿时，大家惊呆了，连对方球员都知道，马冠英明天要拍镜头，伤了别处，还可遮遮盖盖，伤了脸，对演员来说，可不是闹着玩的。

激烈的比赛看来要中断了。马冠英捂着脸，没有下场，仍然要求赛下去，于是双方又客气地踢了起来，看到演员得球，也不敢拼抢了，怕再出意外。对方的“好意”，使上影队也“礼尚往来”，也不好意思进球了。

第二天，马冠英照常拍戏，该剧导演、制片主任竟没有发现他脸部受伤。原来，球赛一结束，对方请了医生，及时为马冠英医治，真是妙手回春，安然无恙，大家心里才落下一块石头。

没隔多久，业余足球中锋马冠英，在体育故事影片《飞吧足球》中扮演了主角——足球中锋刘刚，戏很重，球艺要求也高。马冠英一有空，就练球，要使自己和刘刚融为一体。

在银幕上塑造足球中锋形象，是马冠英多年的愿望。他小时候，住在体育场附近，偌大的体育场成了他玩耍的天地，从踢小皮球，到大足球，兴趣与日俱增。在小学和中学，他都是校足球队员，到部队当兵，也是空军足球队一员，来到上影，仍然没有减退对足球的业余爱好。

《飞吧足球》里有一场戏，是“拼搏队”与外国“雄狮队”比赛，“雄狮队”由云南队代替。那天，看台上座无虚席。比赛在导演的指挥下，“逼真”地进行着。有一个镜头是中锋刘刚带球连过两人，然后翻身倒地。这个动作，马冠英是会做的，但是，大家都为之担心，因为他在前几天排练时，不慎受伤，左腿扭肿，第六根肋骨隐裂。医生劝他卧床休息，但拍摄任务紧迫，组织这么大规模

模的足球比赛，也非易事。马冠英强忍疼痛，决定带伤上场。经过一番“化妆”，马冠英左腿上了绑带，胸部用纱布缠了几道，外面套上球衣球裤，精神抖擞，观众一点也不知内情，而导演、摄影师都为马冠英捏把汗，怕他旧伤上添新伤，后面的戏就无法再拍了。

马冠英不负众望，终于拍完了“拼搏队”与“雄狮队”激烈争夺的镜头，他以朴实、细腻的演技和货真价实的球艺，塑造了足球中锋刘刚的形象。

毅力，往往是事业成功的动力。搞体育运动是如此，搞文艺创作也是如此。马冠英这几年活跃于影坛，先后在《连心坝》、《特殊任务》、《失去记忆的人》、《曙光》、《等到满山红叶时》、《飞吧足球》、《仇侣》、《绞索下的交易》等影片里担任重要角色，以顽强的毅力拼搏着。

日语和演戏

时间，一九八五年二月。

地点，大连化工厂办公室。

为拍摄故事片《留在海边的脚印》，仲星火来这儿体验生活。他在影片中扮演“云港化工厂”姜厂长。

大连化工厂的朱厂长亲自接待仲星火。

开始，寒暄泛泛。仲星火问，一个厂长除了管理全厂大事外，业余时间怎么度过？朱厂长说，学外语与听音乐。这个厂是



仲星火

日本人创办的底子，已有八十年历史。日本客人经常来，他也作为化工代表团成员去日本考察。所以，几年前，他就主攻日语。在与仲星火交谈中，还不时地夹着一些日语“词汇”。可朱厂长没想到仲星火不仅听懂了他说的“词汇”，而且还以断续的日语，与他对答。顿时，兴趣盎然，由日语对话代替了中文。谈笑风生，对答如流，朱厂长赞道，老仲真的可以当化工厂长了。

当时，影片导演也在场。看到此番情景，剧中姜厂长形象的构思，也油然而生。根据生活现实和演员的特点，编排了两场戏，姜厂长学日语及姜厂长接待日本客人。这两笔在影片中出现，对丰富姜厂长的形象，无疑是锦上添花。

对台词时，仲星火特地请教日语专家，从语句发音到语调顿扬，斟酌再三。日语专家满意地说，老仲的日语功底比我们还厚